



章

你是灯塔，
照亮眼前的大海！

你是舵手，

掌握着航行的方向……

尹赛夫

尹赛夫是北京上过学的人，大概
都秘密地或公开地唱过这支歌。至少也听过它。
它的词和曲调所表现的那种对共产党
的景仰、期望和赞颂，在青年学生
的那种崇高的、神圣的而又有些新奇的情感，
是令人终生难忘的。一九四八年秋
晨，北京某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李耕新，
手拿一本解剖学讲义，小声唱着这支歌，独自来到学

五十年代

责任编辑：李文合

封面、扉页书名题笺：刘炳森

装帖设计：张守义

五 十 年 代

尹 赛 夫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北京前海西街17号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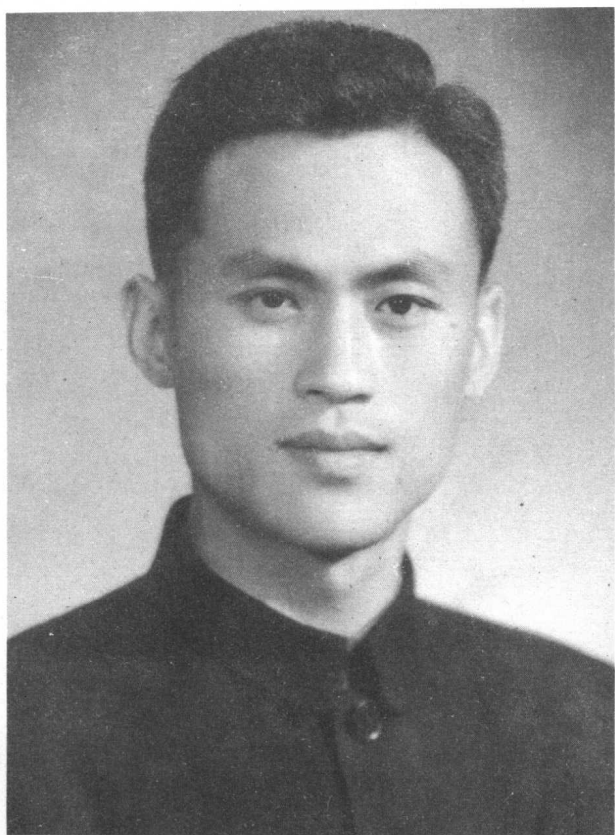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通县长凌营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1/32·10印张·23.36万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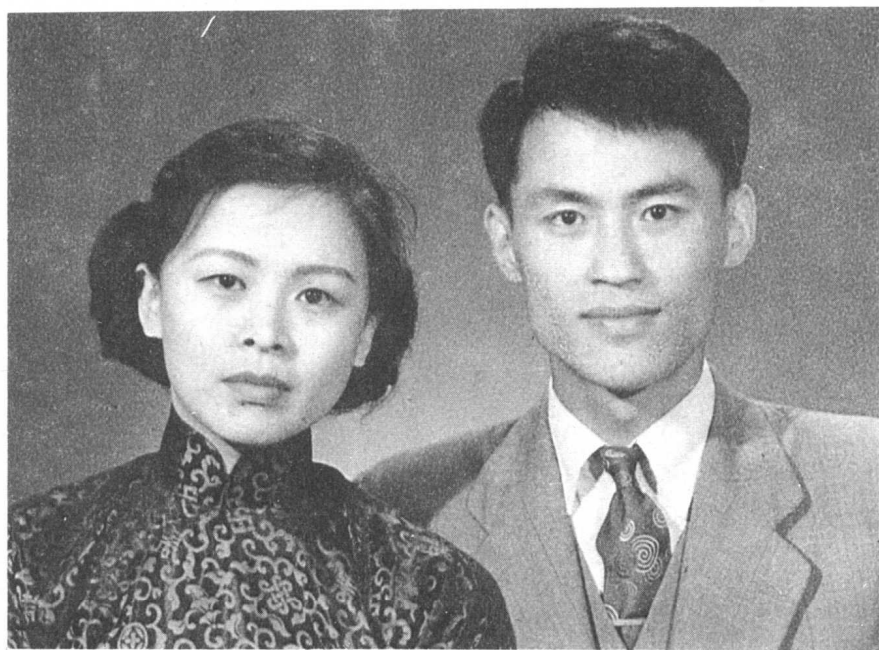
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00册 定价：平装6.00元 精装9.00元

ISBN 7-5039-0820-3/I·395



作者像



作者及夫人摄于一九五六年

第一章

你是灯塔，

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！

你是舵手，

掌握着航行的方向……

凡是在解放前夕的北京上过学的人，大概都秘密地或公开地唱过这支歌，至少也听别人唱过它。它的词和曲调所表现的那种对于共产党的景仰、期望和赞颂，在青年学生心中引起的那种崇高的、神圣的而又有些新奇的情感，是令人终生难忘的。一九四八年秋天的一个早晨，北京某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李耕新，手拿一本解剖学讲义，小声唱着这支歌，独自来到学

作者手迹

内 容 提 要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是一个充满渴望与激情的年代，那一年代发生的事情曾在几代人心中刻下深深的烙印，至今令人难以忘怀。

本书通过几个年轻知识分子的坎坷经历，力图反映五十年代的时代特征以及知识分子成长的方方面面。小说并不追求情节的离奇曲折，而更多着眼于对现实生活的刻画和反思，使书中的人物更接近于生活、更真实可信。

目 录

第一章.....	(1)
第二章.....	(13)
第三章.....	(21)
第四章.....	(29)
第五章.....	(40)
第六章.....	(53)
第七章.....	(72)
第八章.....	(86)
第九章.....	(106)
第十章.....	(122)
第十一章.....	(138)
第十二章.....	(154)
第十三章.....	(171)
第十四章.....	(188)
第十五章.....	(201)
第十六章.....	(212)
第十七章.....	(225)
第十八章.....	(237)
第十九章.....	(248)
第二十章.....	(264)
第二十一章.....	(279)
第二十二章.....	(292)

第一章

你是灯塔，
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！
你是舵手，
掌握着航行的方向……

凡是在解放前夕的北京上过学的人，大概都秘密地或公开地唱过这支歌，至少也听别人唱过它。它的词和曲调所表现的那种对于共产党的景仰、期望和赞颂，在青年学生心中引起的那种崇高的、神圣的而又有些新奇的情感，是令人终生难忘的。一九四八年秋天的一个早晨，北京某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李耕新，手拿一本解剖学讲义，小声唱着这支歌，独自来到学院的后园里。这支歌，李耕新是跟他的同班同学雷启霖学会的，而雷启霖却已失踪了。他每当想起雷启霖时，便不由得小声唱起它来。此刻，他眼前仿佛又出现了雷启霖那高高的身躯、微黑而瘦削的面容、深邃而锐利的目光……

后园是个幽静的地方，用功的学生喜欢在清早到这里来温习课业。当然喽，情侣们则喜欢在黄昏那段美妙的时间里来这儿约会。但自从去年五月间爆发了“反饥饿、反内战”的运动，一年多以来，学潮接连不断，大学里十天倒有五天罢课，学生读不下书去，连谈恋爱似乎也改变了时间和地点，到后园来的人就逐渐少了。特别是由于传说特务、军警曾经到后园来捉过人，这里便

成了使人望而生畏的地方。那是在今年暑假前，全市学生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，一是“反对美国扶植日本”，一是“抗议屠杀东北流亡学生”，都跟军警发生了冲突。当局要追究肇事者，法院传讯各校学生自治会主席和某些社团的负责人，他们拒不出庭。军警就在深夜包围学校，由一些穿便衣、戴黑眼镜和面罩的特务带领着，冲进学生宿舍去捉人。雷启霖就是那时失踪的。他是医学院学生自治会主席。据说那天夜里军警来捉他，他就藏在这后园里工友住的一间小屋中，后来终于被搜捕送进了“特种刑事法庭”。但又有人说，雷启霖是个共产党，早就化装成一个跑单帮的商贩，逃到解放区去了。紧接着，医学院又有几个学生失踪。于是学生自治会宣布罢课，教授会和讲师助教会宣布罢教，职员和工友宣布罢工。学院当局呢，只好宣布提前放暑假。

现在，虽然暑假已经结束，新学年已经开始，但是到校注册的学生寥寥无几。校园里空荡荡的。李耕新穿过草坪，绕过假山，一直来到荷塘旁边，才发现有个药学的学生，正捧着本子大声念拉丁文。李耕新稍停了一下脚步，见他头也不抬地念得正起劲，便趑趄进旁边两道土坡之间的小路上，向校园的深处走去。

晨曦初露，马尾松、云杉、山桃、枫树和钻天杨的枝叶披上了淡淡的霞光。偶尔可听到几声小鸟的啁啾。小路上铺满了落叶，沾着露水，发出一股潮湿的、清新的气味。李耕新加快脚步，穿过几道土坡和灌木丛，差不多到了校园的尽头，才在一棵老槐树前停下来。

他打开手中的解剖学讲义，眼睛却向四周张望着。

突然，他的眼睛一亮。从土坡后面，走出一个人来。李耕新快步迎上去，低声叫道：“老大哥！”

老大哥就是雷启霖。他虽是李耕新的同班同学，但年龄较大，又是少白头，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更大。他又是学生自治会主

席，做事老练稳重，所以全院的学生，包括高年级的都尊称他为老大哥。

他们伸出手，紧紧握了一会儿。

“两三个月没见了”，李耕新向四周巡视了一眼说，“真替你担心！他们说你被捕了。”

“他们哪能逮得着我！”雷启霖深沉的目光中带着一丝嘲讽的笑意，“这几个月，我回了一趟家乡。”

“那么，我猜对了！”李耕新兴奋地说，“你的老家不是在河北新城县吗？——你是到‘那边’去了吧？”

雷启霖点点头，小声说：“你还不知道呢！解放军眼看就要打到保定来啦！现在的战局，可起了大变化，山东的李仙洲全军覆没，济南被包围。山西也剩下太原一个孤城了。……你近来看报吗？我考考你：蒋介石打了败仗，《华北日报》上是怎样说的？”

李耕新想了想，没有把握地说：“是什么‘国军下落不明’？‘国军主动撤退’？”

雷启霖赞许地说：“好！”他注视了李耕新一会儿，突然问道：“你再猜猜：我今天为什么约你到这儿来？”

远处有个学生，腋下夹着书，两手插在裤袋里，好像正向这边走来。雷启霖触了李耕新一下，两人就往老槐树后面踱去。雷启霖弯下腰在地上拣一片枫叶，回头看那学生向别处走远了，就直起身来对李耕新说：

“你听着。我代表民主学生同盟，医学院支部，正式通知你：你的申请已被批准，你已经被接受入盟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就是同志了。”

他们两人在老槐树下坐下来。李耕新把解剖学讲义打开摊在膝头，两人就像是温习功课的样子。

民主学生同盟是个秘密组织，李耕新是去年才听说它的。

医学院有些学生社团，是公开活动的，如学生自治会、医科学生联谊会、各省同乡会、基督教学生查经班、火炬社、解剖刀社等等。其中最出风头的是火炬社和解剖刀社。火炬社是本大学各系文艺爱好者的联合团体，在各学院都有分社。他们常在各学院的饭厅里演出合唱、话剧、诗歌朗诵，油印文艺传单在全校散发，上面画一个通红的火把，这是他们的社徽。解剖刀社呢，则在医学院里独霸一方，他们占据了饭厅外面的墙壁，专门出墙报发表政治评论，油印政治传单在全院散发，上面画一把解剖刀，这是他们的社徽。

说起解剖刀社，它本名“医学院论坛”，后来改名，是有来由的。南京有个国民党中央委员，在立法院发表演说，说学潮是受共产党操纵的，应该严厉镇压，“与其养痍贻患，不如操刀一割。”在北京，医学院论坛立刻发表评论，表示拥护，文章的题目是：

是养痍贻患，还是操刀一割???

三个问号，一个比一个大，下面还画了一把解剖刀。这篇文章引起了大多数学生的反感，从此，大家见到医学院论坛的人，就称他们为“解剖刀”。不料他们索性发表声明改名为“解剖刀社”，干脆拿解剖刀当社徽了。而且他们以后发表文章，题目也总是一句问话，三个问号，如：

你懂得三民主义的宪政吗???

罢课、游行，是出于公意吗???

去年五月有一天，就在解剖刀社所占据的饭厅外面的墙壁上，不知是谁贴上了一张大标语：“反饥饿！反内战！”这六个字在全院引起了震动，它比解剖刀平日发表的洋洋洒洒的大文来，吸引力

要大得多，全院的学生几乎都跑来围着看这六个字，议论纷纷。但是当天解剖刀分子就把它撕掉了，换上了一篇长达三千字的评论，题目是：

反饥饿的好汉们，你们的肚子真饥饿吗???

不料第二天，大标语又贴出来了，这回是模拟解剖刀的文风，也是一句问话，三个问号：

是解剖刀，还是指挥刀???

后面也照例画了一把解剖刀，不过刀柄很长，上面还加了个“青天白日”的国民党党徽，显然变成指挥刀啦！

这下子可揭了解剖刀社的老底。斗争进入白热化。用医科学生惯用的话来说，这是“白血球和红血球进行激烈的交战。”李耕新是个用功的学生，平日不喜欢热闹，对政治冷漠，没有参加任何社团。但这次，他也挤在人群里看这带漫画的标语，觉得它巧妙而有趣。据他所知，参加解剖刀社的人，都是国民党员或三青团员。他们又多是复员军人，穿着美军绿夹克，走路趾高气扬。他们聚在一起，就说四川话，自称“老子”，称对方为“你龟儿子”。他们谈论抗战时期的“大后方”，回忆重庆的生活，旁若无人。每逢伙食科在饭厅里发放美国救济食品时，许多学生连看都不看一眼，默默地啃自己的窝头，而解剖刀分子则蜂拥而上，把印着U.S.A.的奶粉罐头抢个精光。又听说，他们由于是复员军人，入学是没有经过考试的。这些事，使李耕新很瞧不起他们，平日是不跟他们来往的。现在，解剖刀被大标语和漫画激怒了，第二天，他们就刊出了反击的文章，题目是：

学盟的混蛋们，你们敢站出来吗???

这是李耕新第一次看见“学盟”两字。

解剖刀咄咄逼人，接二连三地写文章，要学盟站出来。学盟却再也没有什么反响，似乎在挑战面前低下了头。但“反饥饿、反内战”这个口号却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成了一时的话题。李耕新虽说对政治不感兴趣，再说他的父亲是一位名医，家道小康，他还没有尝过饥饿的滋味，但这两年物价飞涨，他家也早就感到生活的窘迫了。所以他倒也希望学盟真地站出来，阐述一下自己的主张，同时也扫扫解剖刀的威风。因此，学盟的沉默，未免使他感到失望。不过，他又觉察到校园里很不平静，好像一场风暴就要来临。在教室里听课的人和图书馆里看书的人越来越少了，有些人到处奔跑，忙忙碌碌，形迹异常。过了几天，学生自治会宣布为“反饥饿、反内战”实行罢课。学院当局贴出布告，劝学生“不要荒废学业”。结果呢，是学生参加了全市的“反饥饿、反内战”总罢课和大游行。

这一回，销声匿迹的是解剖刀。火炬社活跃起来了，他们在饭厅、操场、草坪上朗诵诗，演活报剧，教唱歌，吸引了那些由于罢课而无所事事的同学。火炬社有个名叫夏一涛、外号“吓一跳”的总干事，是政治系的学生，平日负责联络医学院的火炬社分社，经常在医学院里串来串去。他头发上涂油，戴金丝边的眼镜，皮鞋锃亮，说话有教授的风度，所以大家除称他“吓一跳”之外，又称他为“夏教授”。这天，李耕新见他站在饭厅前的台阶上，周围挤了一圈人，正听他朗诵一首当时流行的政治讽刺诗《主人要辞职》：

我亲爱的公仆大人！
蒙你赐我主人翁的名称，
我感到了极大的惶恐，
同时也觉得你在寻开心！

明明你是高高在上的大人，

明明我是低低在下的百姓。

你发命令，我来拼命。

倒说你是公仆，我是主人？

.....

一阵掌声过后，有人喊道：“夏教授，还是表演你那拿手节目《竞选演说》吧！”

这是指医学院前训导长的演说。他是国民党中央委员，曾竞选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。后来被揭发在竞选中舞弊，引起一场学潮，被学生轰跑了。这成为医学院的掌故之一。只见夏一涛在掌声中弯腰鞠了个躬，直起身来，左手往身后一背，右手拇指托了托鼻梁上的眼镜，这就活灵活现地成了训导长，于是他用四川话讲道：

兄弟我，是噯，三民主义的信徒，蒋先生的学生。三民主义嘛，三位一体，民族民权民生。本党建国嘛，分三阶段，军政训政宪政。

说到这里，夏一涛沉下脸来了：

军政完了训政！训政完了宪政！而今的国民代表大会，就是实行宪政！

然后，他双手抚在胸前，满脸堆上笑说：

诸位公民，请投兄弟我神圣的一票，——这就是噯，拥护宪政！

一阵哄笑过后，又有人接着引逗说：“请问，投你一票，给多少钱？”

夏一涛伸出一个巴掌，翻了两番：“言不二价，十元美钞一张。”

“太少太少！”

夏一涛挠了挠头发：“再加……美国克宁奶粉两听。”

“还是太少。听说你是重庆大药房的股东，抗战期间发了一

大笔国难财呢！”

夏一涛突然变了脸，把手一甩，不耐烦地说：“你这个龟儿子，硬是贪心不足！老子是训导长，老子开除你！”

人们虽然不止一次地看过这表演，但仍鼓掌叫好。接着，一个火炬社的女孩子登上台阶，教大家唱“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……”。她挥动两支瘦瘦的胳膊，嘴角浮着微笑，眼里放着光彩，两颊上泛着红晕……。

李耕新从人群中退出来，默默走开了。不知为什么，他突然感到空虚和孤独。

在他的心目中，夏一涛是个诙谐人物，肚子里除了笑料，再也没有别的了。现在他却发现，夏一涛的头脑里，原来还有自己并不了解的思想呢！他跟夏一涛同住在一胡同里。他知道夏一涛的父亲是个国民党的将领。那么，为什么夏一涛却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、民主宪政和选举等等采取这种冷嘲热讽的态度？这是不可理解的。至于那个教唱歌的女孩子，是一年级学生，平日很腼腆，李耕新连她的姓名都不知道，只听别人叫她的外号“小耗子”。没想到她刚才好像成了另外一个人，她唱歌的那神气，好像是一个基督教徒唱赞美诗似的。这么说，她也是信仰什么思想的人喽！而李耕新呢，除了医学之外，还不知自己信仰什么。“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”，什么是“自由”……？“民主学生同盟”，什么是“民主”……？

每逢他听到或想到“自由”这个词，他就不禁回想起上中学时的事。那时的北京，还在日本人的统治下。有位教历史的老师，讲到法国大革命时有个口号是“不自由，毋宁死”。还说自由是天赋人权，自由比生命还宝贵。那位老师很受学生欢迎，但以后被日本人逮捕了。这件事使他受到很大震动，有一段很长的时间，他的脑子里老是浮现着那位老师的面容和身影。如果说李耕新最

初有什么信仰，恐怕就是那位老师以及他所讲的那些话了。

日本投降以后，李耕新兴高采烈地跟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，欢呼胜利，庆祝自由。不久，街头上出现了美国兵，他们歪戴着船形帽，嘴里老是嚼着一种大概跟橡皮差不多的糖，使人觉得稀奇。他们见了中国学生，就伸出拇指和食指表示一个V形（那是英文“胜利”的第一个字母），用可笑的腔调说一句刚学会的中国话：“顶好！”这跟那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兵大不相同。于是人们议论说，这是民主气派，美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。但不久，美国兵的行为改变了人们对美国的印象。他们驾着吉普车横冲直撞，酗酒打人，调戏妇女，引起市民特别是学生们的愤慨。学生开始游行请愿，抗议美军暴行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。有一次，李耕新也参加了游行，被警察捉去拘禁了一夜，回到家中又受到父兄的训斥。李耕新愤愤地说：“美国是中国的盟国，他们为什么把中国人当成亡国奴？游行请愿，这是民主自由，警察为什么要干涉？”

他父亲说：“咱们中国人，自古以来就是安分守己，当驯服的良民百姓，不讲什么民主自由。那是西洋人的玩艺儿。”

他哥哥是中学历史教师兼训育主任，还引用了一句外国格言教训他说：“‘自由自由，世上多少坏事，借汝之名而行。’可见，就连外国人，也不认为自由是什么好东西。民主，更不合中国的国情。你以后要少跟那些职业学生来往，当心被他们利用！”

那时，每逢有学潮发生，当局就说是“职业学生”制造的，这是对共产党学生的称呼。李耕新不知道自己的同学中谁是共产党，但父亲和哥哥的话却使他陷入迷惘。他那最初形成的关于自由和民主的观念，本来是很简单、明确的，现在却变得复杂、模糊了。看来，政治是个很麻烦的问题，还是不要沾惹的好。于是他专心用功读书，以优异成绩考入医学院。那年，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，学院里闹竞选时，他正埋头在讲义中。直到后来，解

剖刀分子在学院门口贴了一副对联：“宪政始创，普天同欢庆；大法初成，海宇共讴歌”，他才听说这是中华民国的宪法诞生了。但不知是谁又写了一副对联贴在旁边：“南京开国大，北京杀学生！”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。而李耕新却始终保持着冷漠旁观的态度。

但是，连年的内战，官吏的贪污受贿，奸商的投机倒把，物价的一日数涨，使得被称为“学潮”的学生运动逐渐赢得了社会的同情。罢课、游行、示威、请愿，成了时髦的事情，把绝大部分学生都吸引过去了。当李耕新感到自己空虚和孤独时，表明他也不知不觉地被卷进这股潮流中了。孤独，是发现自己落后了。空虚，是发现自己无知了。学盟提出的“反内战”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内战是国共两方打起来的，究竟谁是谁非？国民党固然腐败，但听说共产党在乡下实行清算、斗争，扒铁路，破坏交通，这些难道也对吗？……这些问题，他过去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，现在一个一个地爬上他的心头。他渴望着跟谁谈谈。

在同学中，雷启霖是他最信任和钦佩的人了。有一次，他悄悄地问雷启霖说：

“老大哥，学盟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学盟，就是民主学生同盟。”

“民主？解剖刀不是也鼓吹什么民主宪政吗？”

“学盟的民主，是新民主。”

“新……民主？”李耕新眨巴了半天眼睛，“这与法国的、美国的民主，是一样的吗？”

雷启霖摇了摇头。他沉了一下，注视着李耕新说：“新民主主义，是中国共产党提倡的。”

从那以后，他们就常常私下里谈谈有关时局、内战、政治的问题了。李耕新把种种疑问提出来，并且发表自己的意见。雷启